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二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四回　醉金剛輕財尚義俠　痴女兒遺帕惹相思

下一回▶

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、纏綿固結之時，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，說道：「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裡？」林黛玉唬了一跳，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　　是香菱。林黛玉道：「你這個傻丫頭，唬我一跳。你這會子打那裡來？」香菱嘻嘻的笑道：「我來尋我們姑娘的，總找不着他。你們紫鵑也找你呢，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。回家去坐着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，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。林黛玉和香菱坐了，談講些這一個綉的好，那一個刺的精，又下一回棋，看兩句書，香菱便走了，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，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鍼線呢，見寶玉來了，便說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？老太太等着你呢，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。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！」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。寶玉坐在床沿上，褪了鞋，等靴子穿的工夫，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袄兒，青緞子背心，束着白綢紬汗巾兒，臉向那邊，低着頭看鍼線，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。寶玉便把臉凑在脖項上，聞那香氣，不住用手摩挲，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，便猴上身去，涎臉笑道：「好姐姐，把你嘴上的胭　　賞我吃了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。鴛鴦便叫道：「襲人，你出來瞧瞧！你跟他一輩子，也不勸勸他，還是這麼着。」襲人抱了衣服出來，向寶玉道：「左勸也不改，右勸也不改，你倒是怎麼樣？你再這麼着，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催他穿衣服，同鴛

鴦往前面來。

見過賈母，出至外面，人馬俱已齊備。剛欲上馬，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，二人對面，彼此問了兩句話，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：「請寶叔安。」寶玉看時，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，長挑身材，年紀只有十八九歲，生得着實斯文清秀，倒也十分面善，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，叫什麽名字。賈璉笑道：「你怎麽發獃，連他也不認得？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我怎麽就忘了。」因問他：「母親好，這會子什麽勾當？」賈芸指賈璉道：「找二叔說句話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，倒像我的兒子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好不害臊！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，就給你做兒子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？」賈芸道：「十八了。」

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，聽寶玉說「像他的兒子」，便笑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『搖車兒裡的爺爺，拄拐棍兒的孫子』，雖然年紀大，『山高遮不住太陽』。只從我父親　　了，這幾年也沒人照　　，若寶叔不嫌姪兒蠢，認做兒子，就是姪兒的造化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聽見了？認了兒子，不是好開交的。」說着，就進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明兒你閒了，只管來找我，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。這會子我不得閒兒。明日你到書房裡來，和你說天話兒，我帶你園裡頑去。」說着，扳鞍上馬，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。

見了賈赦，不過是偶感些風寒。先述了賈母問的話，然後自己請了安，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，便喚人來：「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裡坐着。」寶玉退出來，至後面，到上房，邢夫人見了，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，寶玉方請安。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，方問別人，又命人倒茶。茶未吃完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。邢夫人道：「那裡找活猴兒去！你那奶媽子死絶了，也不收拾　　拾，弄得你黑眉烏嘴的，那裡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！」

正說着，只見賈　　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。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。賈　　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，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，早已心中不自在了，坐不多時，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，賈蘭只得依他，一同起身告辭。寶玉見他們起身，也就要一同回去，邢夫人笑道：「你且坐着，我還和你說話。」寶玉只得坐了。邢夫人向他兩個道：「你們回去，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。你們姑娘姐妹們都在這裡呢，鬧的我頭暈，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。」賈　　等答應着便出去了。

寶玉笑道：「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，怎麽不見？」邢夫人道：「他們坐了會子，都往後

頭不知那屋裡去了。」寶玉說：「大娘說有話說，不知是什麼話？」邢夫人笑道：「那裡什麼話，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去，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。」娘兒兩個說着，不覺又晚飯時候，請過衆位姑娘們來，調開桌椅，羅列杯盤，母女姊妹們吃　　了飯，寶玉辭別賈赦，同衆姊妹回家，見過賈母王夫人等，各自回房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芸進去，見了賈璉，因打聽：「可有什麼事情。」賈璉告訴他說：「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，偏生你嬸娘再三求了我，給了賈芹了。他許我說：『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，等這個工程出來，一定給你就是了。』」那賈芸　　了，半晌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就等着罷。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，到跟前再說也不遲。」賈璉道：「提他做什麼，我那裡有這工夫說閒話呢。明日還要到興邑去走一走，必須當日赶回來方好。你先去等着，後日起更以後，你來討信，早了我不得閒。」說着，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。

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，一路思量，想出一個主意來，便一逕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。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，方纔從舖子裡回來，一見賈芸，便問：「爲什麼事來？」賈芸道：「有件事求舅舅帮襯，要用氷片、麝香，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，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。」卜世仁冷笑道：「再休提賒欠一事。前日也是我們舖子裡一個夥計，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，至今總未還上，因此我們大家賠上，立了合同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，誰要犯了，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。况且如今這個貨也短，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舖子裡來買，也還没有這些，只好倒扁兒去，這是一件。二則你那裡有正經事？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。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　　你一遭兒不是，你小人家狠不知好歹，也要立個主意，賺幾個錢，弄弄穿的吃的，我看着也喜歡。」賈芸笑道：「舅舅說得有理。但我父親没的時節，我年紀又小，不知事體。後來　　我母親說，都還　　舅舅們在我們家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。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，還是有一畝地，兩間房子，在我手裡花了不成？『巧媳婦做不出没米的飯來』，叫我怎麼樣呢？還虧是我呢，要是別個，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，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，舅舅也就没有法兒呢。」

卜世仁道：「我的兒，舅舅要有，還不是該的。我天天和你舅母說，只愁你没個算計。你但凡立得起來，到你大房裡，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，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，也弄個事兒管　　。前兒我出城去，撞見你三房裡的老四，　　着大叫馹，帶着四五輛車，有四五十和尚道士，往家廟裡去了。他那不虧能幹，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？」賈芸聽了勞叨的不堪，便起身告辭。卜世仁道：「怎麼急的這樣？吃了飯去

罷。」一句話尚未說完，只見他娘子說道：「你又糊　　了！說着没有米，這裡買了半觔麵來下給你吃，這會子還粧胖呢。留下外甥挨餓不成？」卜世仁道：「再買半觔來添上就是了。」他娘子便叫女兒：「銀姐，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，有錢借二、三十個，明日就送來還的。」夫妻兩個說話，那賈芸早說了幾個「不用費事」，去的無影無踪了。

不言卜家夫婦，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，一徑回來，心下正自煩惱，一邊想，一邊走，低着頭，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，把賈芸一把拉住，罵道：「你瞎了眼，碰起我來了！」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　　隣倪二。這倪二是個潑皮，專放重利債，在賭博塲吃飯，專愛喝酒打架。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，已在醉鄉，不料賈芸碰了他，就要動手。賈芸叫道：「老二，住手！是我冲撞了你。」倪二一　　他的語音，將醉眼睜開，一看，見是賈芸，忙鬆了手，趔趄着笑道：「原來是賈二爺，這會子那裡去？」賈芸道：「告訴不得你，平白的又討了個没趣兒。」倪二道：「不妨。有什麽不平的事，告訴我，我替你出氣。這三街六巷，憑他是誰，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鄰，　　叫他人離家散！」賈芸道：「老二，你別生氣，　　我告訴你這緣故。」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。倪二　　了大怒道：「要不是二爺的親戚，我便罵出來。眞正氣死我！也罷，你也不必愁，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，你要用只　　拿去。我們好街坊，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從搭包内掏出一包銀子來。

賈芸心下自思：「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，　　也因人而施，頗有義俠之名。若今日不領他這情，怕他臊了，倒恐不美。不如用了他的，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。」因笑道：「老二，你果然是個好漢，既蒙高情，怎敢不領，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便了。」倪二大笑道：「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，你若要寫文契，我就不借了。」賈芸　　了，一面接銀子，一面笑道：「我便遵命罷了。何必着急！」倪二笑道：「這纔是了。天氣黑了，也不讓茶讓酒，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，你竟請回。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，叫他們閉門　　罷，我不回家去。倘或有事，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趔趄着脚兒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，心下也十分稀罕，想：「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，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，到明日加倍要來，便怎麽處？」忽又想道：「不妨，等那件事成了，可也加倍還的起他。」因走到一個錢舖内，將那銀子稱一稱，分兩不錯，心上越發歡喜。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捎與他娘子，方回家來。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，見他進來，便問：「那裡去了一天？」賈芸恐他母親生氣，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，只說：「在西府裡等璉二叔的。」問他母親：「吃了飯不曾？」他母親說：「吃了。還留飯在那裡。」叫小丫

頭拿過來與他吃。那天已是掌燈時候，賈芸吃了飯，　　拾安歇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一早起來，洗了臉，便出南門大街，在香舖買了香麝，便往榮府來。打聽賈璉出了門，賈芸便徃後面來。到賈璉院門前，只見幾個小廝，拿着大高的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。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廝們：「先別掃，奶奶出來了。」賈芸忙上去笑道：「二嬸娘那裡去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老太太叫，想必是裁什麽尺頭。」正說着，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。

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，忙把手逼着，恭恭敬敬搶來請安。鳳姐連正眼也不看，仍往前走，只問他母親好：「怎麽不來我們家逛逛？」賈芸道：「只是身上不好，倒時常記　　着嬸娘，要瞧瞧，總不能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是你會撒謊！不是我提起，他就不想我了。」賈芸笑道：「姪兒不怕雷打，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？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，說：『嬸娘身子生得单弱，事情又多，　　嬸娘好大精神，竟料理的周周全全。要是差一點兒的，早累的不知怎麽樣了。』」鳳姐兒　　了，滿臉是笑，不由的止了步，問道：「怎麽好好的，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嚼說起我來？」賈芸道：「有個緣故，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，家裡有幾個錢，現開香舖，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，前日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，連家眷一齊去。他這香舖也不開了，便把貨物攢了一攢，該給人的給人，該賤發的賤發，像這貴重的，都送與親友，所以我得了些氷片、麝香。我就和我母親商量：賤賣了可惜，若送人也没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。因想嬸娘徃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，別說今年貴　　宫中，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，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，故此孝敬嬸娘。」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。

鳳姐正是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，便命豐兒：「接過芸哥兒的來，送了家去，交給平兒。」因又說道：「看着你這樣知道好歹，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，說你好，說話明白，心裡有見識。」賈芸　　這話入港，便打進一步來，故意問道：「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？」鳳姐見問，便要告訴給他事情　　的話，一想，又恐被他看輕了，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，便混許他　　事了。因又止住，且把　　他種花木工程的事，都一字不提，隨口說了幾句淡話，便徃賈母房裡去了。

賈芸也不好提的，只得回來。因昨日見了寶玉，叫他到外書房等着，故此吃了飯，便又進來，到賈母那邊儀門外　　散齋書房裡來。只見茗烟改名焙茗的并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，爲奪車正拌嘴呢。還有引泉、掃花、挑雲、伴鶴四五個，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。賈芸進入院内，把脚一跺，說道：「猴兒們淘氣，我來了。」衆小廝看見了他，都纔散去，賈

芸進書房內，便坐在　　子上，問：「寶二爺下來沒有？」焙茗道：「今日總沒下來。二爺說什麼，我替你哨探哨探去。」說着，便出去了。

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。有一頓飯工夫，還不見來。再看看別的小子，都頑去了。正在煩悶，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「哥哥」，賈芸往外瞧時，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，生的倒也十分精細干净，那丫頭見了賈芸，便抽身躲了，恰值焙茗走來，見那丫頭在門前，便說道：「好，好，正抓不着個信兒。」賈芸見了焙茗，也就赶出來，問：「怎麼樣？」焙茗道：「等了這一日，也没個人兒過來。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。」因說道：「好姑娘，你進去帶個信兒，就說廊上二爺來了。」

那丫頭　　見，方知是本家的爺們，便不似從前那等廻避，下　　眼把賈芸釘了兩眼。聽那賈芸說道：「什麼廊上廊下的，你只說芸兒就是了。」半晌，那丫頭冷笑道：「依我說，二爺且請囘去罷，明日再來。今兒晚上得空兒，我囘一聲。」焙茗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那丫頭道：「他今兒也没睡中覺，自然吃的晚飯早，晚上又不下來，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？不如家去，明兒來是正經。就便囘來有人帶信，不過口裡答應着，他肯給帶到嗎？」

賈芸聽這丫頭的話，簡便俏麗，待要問他名字，因是寶玉房裡的，又不便問，只得說道：「這話倒是。我明日再來。」說着，便往外去了。焙茗道：「我倒茶去。二爺吃茶再去。」賈芸一面走，一面囘頭說：「不吃茶，我還有事呢。」口裡說話，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。

那賈芸一徑囘來。至次日，來至大門前，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，纔上了車，見賈芸來，便命人喚住，隔窗子笑道：「芸兒，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！怪道你送東西給我，原來你有事求我。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，說你求他。」賈芸笑道：「求叔叔的事，嬸娘休提，我這裡正後悔呢。早知這樣，我一起頭就求嬸娘，這會子也早完了，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怪道你那裡没成兒，昨日又來尋我。」賈芸道：「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，我並没有這個意思。若有這意，昨兒還不求嬸娘？如今嬸娘既知道了，我倒要把叔叔丢下，少不得求嬸娘，好歹疼我一點兒。」鳳姐冷笑道：「你們要揀遠路兒走，叫我也難。早告訴我一聲兒，什麼不成了，多大點兒事，躭悞到這會子。那園子裡還要種樹種花，我只想不出個人來，早說不早完了。」賈芸笑道：「這樣明日嬸娘就　　我罷。」鳳姐半晌道：「這個我看着不大好，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，再　　你罷。」賈芸道：「好嬸娘，先把這個　　了我罷，果然這件辦的好，再　　我那

件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倒會拉長線兒！罷了，若不是你叔叔說，我不管你的事。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，你到午錯時候來領銀子，後日就進去種花。」說着，命人駕起香車，徑去了。

賈芸喜不自禁。來至　　散齋打　　寶玉，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。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，打　　鳳姐回來，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。至院外，命人通報了，彩明走了出來，单要了領票進去，批了銀數、年月，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。賈芸接看那批上批着二百兩銀子，心中喜悅，番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，回家告訴他母親，自是母子俱喜。次日五更，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，又拿了五十兩銀子，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，曾說過明日着他進來說話，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，那裡還記在心上，因而便忘懷了。這日晚上，　　從北靜王府裡回來，見過賈母王夫人等，回至園内，換了衣服，正要洗澡。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，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。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，接了出去，麝月又現在家中病着。還有幾個做粗活　　使喚的丫頭，料是叫他不着，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。不想這一刻的工夫，只剩了寶玉在房内，偏生的寶玉要吃茶，一連叫了兩三聲，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。寶玉見了，連忙摇手說：「罷，罷！不用了。」老婆子們只得退出。

寶玉見没丫頭們，只得自己下來，拿了碗，向茶壺去倒茶。只聽背後有人說道：「二爺，仔細燙了手，等我來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。寶玉倒唬了一跳，問：「你在那裡的？忽然來了，唬我一跳。」那丫頭一面遞茶，一面笑着回道：「我在後院裡，纔從裡間後門進來，難道二爺就没　　見脚步响？」寶玉一面吃茶，一面仔細打量，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，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，挽着　　兒，容長臉面，細巧身材，　　十分俏麗甜净。寶玉便笑問道：「你也是我這屋裡的人麽？」那丫頭道：「是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既是這屋裡的，我怎麽不認得？」那丫頭　　說，便冷笑一聲道：「不認得的也多呢！豈止我一個。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，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，那裡認得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爲什麽不做那眼前的事？」那丫頭道：「這話我也難說。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：昨日有個什麽芸兒來找二爺，我想二爺不得空兒，便叫焙茗回他，今日早起來，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。」

剛說到這句話，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進來，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，一手撩衣裳，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。那丫頭便忙迎出去接。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，「你濕了我的衣裳」

，那個又說「你踹了我的鞋」。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，二人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小紅。二人便都咤異，將水放下，忙進房看時，並沒別人，只有寶玉，便心中俱不自在，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。待寶玉脫了衣裳，二人便帶上門出來，走到那邊房內，找着小紅，問他：「方纔在屋裡做什麼？」小紅道：「我何曾在屋裡的？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，往後頭找去，不想二爺要茶吃，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，是我進去，倒了碗茶，姐姐們便來了。」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：「沒臉面的下流東西！正經叫你催水去，你說有事，倒叫我們去，你可做這個巧宗兒。一里一里的，這不上來了！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？你也拿那鏡子照照，配　　茶遞水不配！」碧痕道：「明兒我說給他們，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，偺們都別動，只叫他去便是了。」秋紋道：「這麼說，還不如我們散了，單讓了他在這屋裡呢。」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正鬧着，只見有個老嬤嬤進來，　　鳳姐的話說：「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，叫你們嚴禁些，衣服裙子，別混曬混晾的。那土山一帶都攔着圍幔，可別混跑。」秋紋便問：「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？」那老婆子道：「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。」秋紋碧痕俱不知道，只　　混問別的話，那小紅心內明白，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。

原來這小紅本姓林，小名紅玉，因「玉」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，便單喚他做「小紅」，原來是府中世僕，他父親現在　　各處田房事務。這紅玉年十六，進府當差，把他　　在怡紅院中，倒也清幽雅靜。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，偏生這一所兒，又被寶玉點了。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，因他原有三分容貌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，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。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伶牙利爪的，那裡插得下手去？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，又遭秋紋等一塲惡話，心內早灰了一半。正悶悶的，忽然　　見老嬤嬤說起賈芸來，不覺心中一動，便悶悶回房，睡在床上暗暗思量。番來掉去，正沒個抓尋，忽　　窗外低低的叫道：「小紅，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裡呢。」小紅聽了，忙走出來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賈芸。小紅不覺粉面含羞，問道：「二爺在那裡拾着的？」賈芸笑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告訴你。」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。那小紅轉身一跑，　　被門檻拌倒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